



Title	並河寒泉『辨怪』翻刻(三)
Author(s)	佐野, 大介
Citation	懐徳堂センター報. 2007, 2007, p. 83-92
Version Type	VoR
URL	https://hdl.handle.net/11094/24407
rights	
Note	

The University of Osaka Institutional Knowledge Archive : OUKA

<https://ir.library.osaka-u.ac.jp/>

The University of Osaka

並河寒泉『辨怪』翻刻(三)

佐野大介

本稿は、並河寒泉『辨怪』に附す懐徳堂関係者の遺文の前半部を翻刻したものである。なお、「並河寒泉『辨怪』翻刻(一)」(『懐徳堂センター報』二〇〇四、平成十六年二月)及び「並河寒泉『辨怪』翻刻(二)」(『懐徳堂センター報』二〇〇六、平成十八年二月)の続編にある。

凡例等は前々稿に倣う。

辨怪破怪、繕寫既畢_ル、乃鈔_一錄_シ吾_カ岸先哲_、遺文涉_二
 於辨怪_ニ者_、付_ケ其後_ニ、以證_ス予之辨_ル怪_ヲ有_レ素云、
 蘭洲五井先生_、狐妖論_ニ曰_、覆載之間_、唯_く人爲_レ貴ト、
 岂非_レ以_{スルニ}其知之明不_ト爲_ラ物_、所_レ惑_{ハス}耶_、人不_ル自_ラ
 信_セ耳_、若_レ信_{スルカ}狐妖_ヲ是也_、今夫_、父兄誠_テ幼子
 童孫_一曰_、若_チ勿_レ觸_ル窟_ニ、若_ニ勿_レ駭_{カシ}寐_{ヌルヲ}傷_ル兒_ヲ、
 夜公憑_{ラン}若_{チニ}、若_チ勿_レ遠_ク遊_ヒ、而獨_リ行_ク、稻_一神魅_{セシ}

レ若_{チニ}、不_ニ敢_レ斥_シ言_、推_テ爲_ニ夜公稻神_ト、之_、言入_リ耳_ニ
 銘_レ心_ニ、乃意_フ天下可_レ畏_ル、莫_シ甚_キ焉_、若_シ夫_、羅_ニ厲_虐疾_ニ、熱熾_ニ胸喘_{エキ}、戰栗煩悶、神亂_レ言_{トハ}譖_{スルヤ}也_、
 適_ク念_ヒ夜公稻神_ヲ、遂作_シ狐狀_ヲ、作_ス狐言_ヲ、父老遽_{カニ}
 以爲_ニ狐憑_{ルト}、或誤_リ觸_レ窟_ニ駭_{カス}寐_{ヌルヲ}、心甚憂苦_シ、念_レ茲_レ在_レ茲_ニ、結_ヒ爲_ニ心疾_ヲ、如_ク狂_ノ如_レ癡_ノ、欲_レ奔_{ント}
 欲_レ死_{セント}、父兄又以爲_ニ狐憑_{ルト}、或曠野無_レ人、薄暮_、失_ヒ路_ヲ、枯骨穿_レ沙_ヲ、燐火照_レ叢_ヲ、慄然毛豎_チ、心愈_く
 昏迷、終夜茫_ニ乎崎嶇荆棘之中_ニ、家人追_ヒ而獲_レ之_、父兄又以爲_ニ狐魅_ス、於_レ是_ニ、乎醮禱厭勝、無_レ所_レ不_ル
 亦自_ラ以爲_ニ狐_、所_レ窘_{シム}、不_ニ亦錯_{マラ}乎_、是_レ皆樵童牧

豎、或癩或怯者之所有、而獨有知識者無シ
 焉、夫視梅則津、視虱則痒、何也、我知
 梅酸、虱吷、膚、故津與痒之生、苟不レ知
 焉、則雖目常注、之、不津、不痒、終身不知
 狐、可畏、日壞、狐窟、日殺、狐兒、亦何害之
 有、所謂食中有蛆、知者嘔、不知者否、妖
 自心生、人凶宅不凶、理亦明カ矣、世傳、福島
 正則、圓有巨石、命移之、蒼頭畏縮不肯、曰、此
 有狐窟、宅神也、石不可搖、正則笑、曰、是奚
 足哉、亟促去之、乃有老狐走出、是夜
 蒼頭發狂、曰、宅神憑我、爾何毀吾室、吾
 必殺爾、旁人曰、公命也、爾何不憑公、曰
 公也、勇、弗可憑、爾親犯吾、爾必死、顛
 倒罵詈不已、正則乃召之、關弓注矢、向之
 曰、不去洞胸、蒼頭忽仆、若絶而蘇、病
 遂愈、使狐爲耶、何爲不憑、正則、歸スル

冨蒼頭耶、其對弓箭、何爲卽去、而免之、
 是其狂生於怖、而非狐爲ルニヤ也、彰々矣、譬如
 痘瘡者、有大驚駭、而倏癒、彼睹引滿、愕
 然自醒、焉耳、以爲狐去、則惑矣、世所謂狗
 妖蛇妖、皆是類已、夫妖怪之事、不信誠謹、信
 之、亦不足深咎焉、然搢紳先生讀書辨スルモ
 レ惑者、而與庸人孺子、同信不疑、稠人廣衆、
 揚リ談之、苟有不爾信者、輒斥爲北人不
 知筍、夏虫不知冰之類、反鄙笑之、且曰、
 宇宙之間、品物之多、何所不有、一付諸
 恍惚、不能斷之、嗚呼人萬物之靈、清明在身、
 氣志如神、固非區々小獸所能審、人不自
 信也、狐如シ有ラハ知焉、則不堪其誣矣、

※夏虫云云……「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莊子〕秋水

又與荒木某書、曰、昨接豐采語、次及某家有リ

瓶油、用イ而不ル馨キ之怪ニ上、禎不レ信セ之ヲ、兄乃謂フ宇
宙廣大、自有ニ理外之事、豈可ノ皆疑フ乎、禎呐ナレハ於
言ニ、則唯^ク數言以辨シ之、不能^レ盡其說ヲ、兄寬

弘不校カラ、然ニ其必中心非ニ笑シ之ヲ、以爲ニ拘執ト、

故ニ書以竭ス其旨ヲ、請采擇セヨ焉、宇宙間ノ事、皆有ニ條
理、苟モ察セハ條理ヲ矣、則無可レ怪者、若シ其不ル自
省ミ、已ニ知之ヲ、不能^レ窮ムル其理ヲ、遽カニ以爲ル有ト理
外之事、誣^ヨ矣、瓶油苟モ用イ而不ル馨キ也、其瓶固ヨリ

有ル生スル油ヲ之理已、果然ラハ則與ニ穿レ地泉湧キ、
感シ欲精生スル同、豈足^ニ以爲ル怪シト哉、如シ以不常
睹聞ヲ爲怪シト、誤爾矣、然ニ瓶成リ於工ニ、枵然空虛、決
無レバ生スル油ヲ之理、則必爲狐狸之爲ト、或爲神佛
之貺モノト、如キ野史所載^{スル}*秀鄉米苞、是樵童牧
豎之話、不足^レ辨^{スルニ}矣、夫窮理盡性、聖人、大業、
非常人、所ニ得而窺^一也、設シ謂フ地中何ニ由テ有泉、
人身何ニ由テ精、雖有智者、不能^レ窮ムル焉、雖

※、秀鄉米苞……昔話にて、田原秀郷が三上山の百足を退治した際に、
竜王からお礼として与えられた米俵。「其故は承平の比依藤太秀郷
と云者有けり。……僕は中なる納物を、取どもく尽ざりける間、
財宝倉に満て衣裳身に余れり。」(『太平記』卷第十五「三井寺合戦
並当寺撞鐘事付依藤太事)

又嘗曰、俗間傳^ヘ稱^ス、天狗惡^ミ治^ヲ好^レ亂^ヲ、最忌^ニ佛法^ヲ、
妨^レ善^ヲ成^ス惡^ヲ、如^キ釋氏所^レ謂^フ魔^ヲ、世之傲慢違戾^者、及^ヒ憤怒而死^{スル}者、皆墮^ニ魔界^ヲ爲^ル天狗^ト、視^{レハ}其
所^ヲ圖^{スル}、則圓目隆準、鳶嘴燕頷、背^ニ有^リ兩大
翅^ヲ、手把^リ羽扇^ヲ、足著^ケ艸鞋^ヲ、居^ニ止^シ深山峻嶺大杉
樹上^ヲ、且聚^リ計^反レ治^ヲ爲^レ亂^ト、誕妄不經、不足^レ辨^{スルニ}
也、然ニ近世有^二萩生茂卿、論^ニ天狗^ヲ曰、天地之間、
有一氣^ヲ爲^リ人^ト爲^リ物^ト、或爲^リ佛^ト爲^リ羅漢^ト、爲^リ明

王爲天狗ト、益信シ世所傳不疑也、謝肇淛論、

雷云、雷形似雌鷄、兩翅奮撲爲聲、肇淛

蓋以爲人固不_ト得往雷旁視、其狀何如、

世之所傳、其然否_ヲ示不_レ可_レ識也、是明

儒之陋見、姍一笑_{スル}窮理者之所言也、茂卿意亦

如斯、世之無識之人、信_{スル}之_ヲ尚可矣、堂リ儒者、

以聖賢自居者而信_{スル}之_ヲ、可_レ笑之甚_シ、吾聞流

丸止於甌臾_ニ、妄說止於君子_ニ、如天狗_ハ概乎屬_ニ

之_ヲ烏有_ニ、可也、或入云、天狗_ハ蓋大驚也、此說稍可

信_ス、

〔五雜組〕天部二)

※、流丸止於甌臾_ニ云云……「流丸止於甌臾、流言止於知者」〔荀子〕大略)

又曰、余嘗望雷震_ヲ、火大_サ一圍許、自雲中與電

共降隕_ツ、長_サ大約二三丈、至_リ地若縮_リ而萎_{ムカ}、

乃雲霧晦冥、不知其終_ヲ、夫雷每聲皆震_{スル}也、其

逆裂併轉、上下四方無定勢、如_{キモ}其長_{二三丈}、

亦唯_一團而已、辟_ハ一滴雨、視_レ之_ヲ如縷_ノ、是_レ也、

大氐震_{スル}處有火藥氣、誤擊_{テハ}人_ヲ則骨碎_ケ皮存_ス、

偶_ハ刀劍之類_ニ、則櫛鞘全_ク刀櫛_ル、火氣烈逼、爲_シ種

リ奇狀_ヲ、往_リ生_ス人_ノ疑惑_ヲ、

※、謝肇淛論雷云……「論衡曰、畫工圖雷公狀、如連鼓形一人椎之、

可見漢時相傳若此、然雷之形、人常有見之者、大約似雌鷄、肉翅、

其響乃兩翅奮撲作聲也、宋儒以陰陽之理、解釋雷電、此誠可笑、

夫既有形有聲、春而起秋而蟄、其爲物類審矣、且與雲雨相挾而行、

又南方多北方少、理之不可曉者、萬曆戊戌六月、余在真州避暑

於天寧寺、大樹下旁有浮屠、卓午方袒跣與客對奕、忽雷震一聲起

於坐隅、若天崩地裂、客驚仆地、余仰視見、火燄一派從塔頂直入

雲中、塔角一磚擊碎墮地、是日揚州相距六十里、亦震死一婦人」

又曰、舟泊江中、暴雨一過、雷入舟中、米桶_一舟

人急蓋_フ之_ヲ、大呼_ニ生_得雷_ヲ、然怖_レ其逸_{スルヲ}、

莫_シ之_ヲ敢發_ク、一膽勇人微_ニ發_キ覘_{カフ}之_ヲ、有小獸_一甚

困^ミ、伏^ス于桶底^ニ、曰、是^レ易^キ與^{ミシ}耳、乃展^ニ一手^ヲ、

擗^{メハ}之^ヲ、則獺也、蓋雷震^シ水中^ニ、獺驚^キ走^リ、偶^ク跳^テ入^ニ、

桶中^ニ、舟人不^レ察^セ、尙謂^フ雷似^レ獺^ニ、謝肇淛乃謂^フ雷似^ニ雌鷄^ニ、有肉翅、兩翅奮^ヒ撲^チ爲^ス聲^ヲ也、天下何事^カ無^{ラン}對^レ、

※、此条、『瑣語』下に見える。

朋來曰、予之幼^キ客^{タリ}江之長濱^ニ、一日湖上俄雷電、有^ニ悍勇^ノ、一少年^ニ立^ニ湖上^ニ、踝跣睡^レ手^ニ曰、雷落^ツ、卽^チ捕獲^{ゼン}、踴躍以待焉、旣^ニ霹靂一發、激^ニ震^ス湖中^ニ、少年卽^チ跳^テ投^シ湖^ニ、一擗而出^{レハ}、則少艾^ノ鮮屍也、少年大^ニ怪^ム、須臾喪徒低徊^シ湖上^ニ、蓋其柩屍也、乃乞而去、是^レ柩遇^セ震勢^ニ而迸裂^ケ、屍^子躍^テ入^レ湖^ニ也、由^リ是^{レニ}觀^レ之^ヲ、蘭洲先生之獺、謝肇淛之鷄^モ、亦皆是^レ已、山野水陸、唯^ク其震勢所觸^ル、以致^ス之^ヲ也、此^レ類^{スル}前話^ニ者、因^テ附記^{スト}、

云、

又曰、構^フ室屋^ヲ、匠師失^ニ倒^ス植柱^ヲ、或致^レ有^レ聲[、]余^カ友井上赤水嘗^ニ云、余家有^ニ倒柱[、]不^レ識^ニ是^レ何^ノ柱^ヲ、闋寂必鳴^ル、夜攬^{タス}人^ノ眠^ヲ、余^レ入^リ書齋^ニ搜^ル書^ヲ、燃^ニ懷燭^ヲ以帖^ス柱^ニ、得^レ書^ヲ誦^レ之^ヲ、燭盡^キ柱焦^ク、自^レ是^無聲[、]

又論^メ鬼神^ヲ曰、鬼神之事、如在^ニ二字盡^ス之^ヲ、豈必待^チ君蒿悽愴^ヲ、而後始^テ爲^レ有^ト神哉、陳淳之屬、學^ヒ於朱子^ニ、習^ヒ焉不^レ察^セ、乃其論^{スル}鬼神^ヲ、殆^{ント}如妖僧愚婦所^レ談^{スル}幽靈^ノ、遂以爲^レ有^ト形狀可^レ見[、]曰士大夫^ノ神^ハ著^ニ衣冠^ヲ、屠者^ノ神^ハ裸躰執^ル屠刀^ヲ、殊^ニ不知所^レ著^ク衣冠[、]乃^ヒ所^レ執屠刀[、]何^ノ處^ニ得^レ之^ヲ、言^ニ衣冠屠刀^モ亦有^レ神乎、可^レ笑之甚^ニ、大抵後儒論^{スル}鬼神^ヲ、大^ニ類^ス浮屠^ニ、蓋掣^{カレ}習俗^ノ好尚^ニ、不^ニ自^ラ覺^ヘ也、可^レ不^ル慎哉、

※、如在……「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論語』八佾）

※、陳淳之屬云云……「仲舒繁露載、漢一事。有人家祭用祝降神祭。」

畢語。人曰、適所見甚怪、有一官員公裳盛服、欲進而躊躇不敢進。

有一鬼蓬頭叔祖手提屠刀勇而前歛其祭是何神也。主人不曉其由。

有長老說、其家舊日無嗣乃取異姓屠家之子為嗣。即今主祭者所以。

只感召得屠家父祖而來。」（『北溪字義』卷下「鬼神」）なお、この話

は『春秋繁露』には見えない。

※、衣冠屠刀亦有神乎……「衣服無精神、人死、與形體俱朽、何以得貫

穿之乎」（『論衡』論死）に似る。

竹山中井先生與_二荒木伯遷_一書_二曰、受_二讀_ム土佐_一妖
怪記、泊_ヒ怪物論_二篇_一、甚爲_二吾_カ伯遷_一不_レ取也、神
姦物怪、本_ト不_レ難_{カラ}於曉_{ルニ}焉、苟_モ學得_二其要_ヲ、推_シ
諸_ヲ天人之際_ニ、有_{レハ}所_ニ大_ニ知_ル、則理象瞭然、無_ニ可_キ
レ_モ眩_フ者_矣、前賢大_{ナリ}致_レ知_{ルヲ}而貴_レ格_{ルヲ}物_ニ、此_{レモ}
亦其一大端、不_レ可_レ忽_{ニス}也、世人往_リ從_レ幼慣_ヒ聞_キ
妖談鬼說_ヲ、其知_モ讀_レ書_ヲ講_レ學_ヲ、亦多_{クハ}悠繆粗鹵、
是_ヲ以_レ同_ニ翔_シ故習_ニ、終身弗_レ寤_ラ、可_レ哀_ム哉、然_ニ是_レ
母_キ論已、古人以_ニ淵學達識_ヲ稱_{スル}焉者、或有_レ下_レ拖_キ泥_ヲ、

帶_ヒ水_ヲ未_タ能_ル超_ニ脫_{スル}於此_ニ者、獨_リ何_ソ與、吾_カ伯
遷之通敏、而猶爲_ル是_ノ說_ヲ、豈得_レ非_{ルヲ}其臭味_ニ邪、積
善之學之陋、唯_ク此_ノ一事、在_リ童孺之日_ニ、業_一已_ニ洞_ニ
見_シ歸趣_ヲ、斷乎罔_レ攸_ニ搖奪_{スル}、至_リ今_ニ益_ク自_ラ信_ス、竊_ニ
以_爲下俟_チ聖人_ヲ而不_ト惑、故_ニ見_下如_キ伯遷之說_ノ者、上_テ
恍然若_レ拯_{フカ}焚溺_ヲ、不_レ得_ニ默_シ焉而止_{ムヲ}也、大凡_ソ立_テ
論_ヲ設_レ辨_ヲ、主_ニ於發_{クニ}昏蔽_ヲ、今其所以_ニ爲_ル說_ト、
庸童愚夫、皆能_ク譚_ス之_ヲ、假_レ使_ヒ、未_タ悖_ラ理_ニ、亦無_ル
用之贅言、况乎推_レ波_ヲ助_レ瀾_ヲ、其害不_レ可_ニ勝_テ言_也、
蓋宇宙間、有_{ルトシ}其有_{ルヲ}而無_{シトス}其無_{ルヲ}、消息盈虛、
絕_チ无_シ許_多勞攘_一、今也果_レ以爲_ル有_ト意表理外之事_一
乎、則一部_ノ百物語、皆是_レ實錄、可_レ晒_フ也_ル已矣、近_{コロ}
東道_ノ一大藩、有_下托_シ天狗_ニ作_ス奸_ヲ之夫、變詐百端、
藩之博士、以_ニ宿學_ヲ噪_レ世_ニ者、爲_リ之_カ說_ヲ、以鳴_{ラス}其
神異_ヲ、積善當初聞_レ之_ヲ、輒_チ痛_ク詆_リ其妄_ヲ、屢_く發_ス閔
嘆_ヲ、已_ニ而事發覺_シ、奸人抵_ル罪_ニ、而宿學先生、貽_ス

笑一世、吾伯遷請亟削稿、慎勿蹈夫覆轍焉、今棟取程朱暨張南軒氏之說、明快的確

者數條、別紙錄納、可併案焉、南軒氏所謂、

世之惑者往日、天地之間、其何所不有、是或有之、未可知也、爲是說者、其病不可復藥者、尤深、中吾伯遷之病、宜猛省也、故人情厚、想必不發怒於惡石之言、餘異日面罄、七月十日積善謹狀、

別紙云、程子曰、古之言鬼神、不過著於祭祀、亦只是言如聞嘆息之聲、亦不曾道見、如何、形狀、嘗問好、談鬼神者、皆所未曾聞見、皆是燭理、不明、便傳以爲信也、假使實有所聞見、亦未足信、或是心病、或是目病、又曰、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ノ理會、

* 程子曰……『河南程氏外書』(附東見錄後)
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

朱子曰、或云、舊見水懺言、有行者盜常往食物、而變爲餓鬼者、初不之信、近見夷堅志、亦有此事、乃信、理可推者、人理耳、若鬼神仙佛事、非理可究、予謂、一事一律、妄則皆妄、真則皆真、今乃疑其一於前、而信其一於後、何耶、天下之事、巨細幽明、莫不有理、未有無理之事、無事之理、不可以下内外言也、若有不可推者、則豈理之謂哉、

* 朱子曰……『晦庵集』卷七、「偶讀記」

南軒張氏黃鶴樓說曰、甚矣世之好怪也、雖擗紳大夫之賢者、有不免焉、此無宅、不明之理、之故也、使其知始終消息之故、有無虛

實、皆究其所以然、則豈得而惑之哉、而世之惑者往々曰、天地之間、其何所不有、是或有之、未可知也、爲是說者、其病不可復藥、蓋既置茫昧恍惚、或有、或無之域、則不復致思、以窮其有無之實、其惑終身而已矣、予嘗愛漢儒之言、曰、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斯言必有所受、非漢之儒者所能自言也、

※、南軒張氏黃鶴樓說曰……『南軒集』卷十八「黃鶴樓說」

※、明於天地之性云云……「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或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漢書》卷二十五下、郊祀志第

五下)

竹山居士鵝鶴賦曰、陰陽磅礴、品類錯出、通而爲人、塞而爲物、人智能周、物性是窒、察三才之作、配、睹萬象之供、一、彼、呈瑞于龜龍、實發祕乎禹羲、枯草之與死

或曰、片桐貞盛之病也、淀臺孺子爲厲、其痏惡

骨、粵、揅鑽以斷疑、俱因用、而有靈、豈謂、資乎其知、遭叔世之憤、慾衆敵之蚩、

適怪奇之匪恆、歸一獸之鄙卑、或瘡瘍之異、節、託隻蟲之瑣微、懼妖孽之多端、眩厭蠱之衆岐、頑斯婦女、恒怖盈腹、哲彼士子、記述溢籠、朝於說市、於語、戢有視之面目、蚤寤物之叢芮、孰詰爾以禍福、此賦係少作、今楮餘收錄者、豈敢圖並駕、於先賢也、聊表鄙見之有素、以實書中所言爾、乞磼諒。

※、「竹山中井先生與荒木伯遷書曰」より当条まで……「與荒木伯遷書」《貧陰文集》卷六（懷德堂遺書第四冊（卷之七））

※、「貧陰文集」卷一（懷德堂遺書第三冊（卷之五））載す「鵝鶴賦」には、「眩厭蠱之衆岐」の下「聽誇嚴而栗靡精、賣矯誣以成私」の二句有り。

之狀、寤寐明見之、呼服謝罪、卒以致死、竹山先生辨之曰、甚矣世之好怪也、夫死也者、生之盡也、形神朽滅、漠然無迹、其死于病、

猶火銷於爐也、其死于兵、猶火滅於水也、

雖順逆緩急之異等乎、其爲銷滅則同矣、更留何物爲厲哉、且也設令豐氏而果爲之、與自當有所讎、何有於桐氏、設令桐

氏而果見之、與程叔子所謂心病是已、婦女豎子之談、奚足置諸齒牙邪、婦女豎子、姑舍

旃、若伯有爲力厲、係鄭國痴人一宵之夢、與蕉鹿夢覺、相伯仲者、其恍惚狂妄、固不足以

列、然左氏誇誕之筆、鼓子產強辨之說、以矯

訛千載、亦是與齊東野語之類也已、後儒滔

々、逐末沿流、不復究本源、雖或賢知之拔萃也、猶且不寤隨爲之分疏回護、乃言別

是一理、以貽世之頑蔽、夫騁妄譚于桐氏之

徒、亦或有所謂焉者、先賢實任其咎、悲夫、噫吾誰與歸、

※、片桐貞盛之病云云……片桐且元が豊臣方を裏切つたため、「淀臺」「孺子」との表記は、竹山『逸史』のそれに倣つたものか。

※、呼服謝罪……「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祝鬼者視之、見魏

其、灌夫共守、欲殺之。」(『史記』魏其武安侯列伝第四十七)

※、蕉鹿夢覺……「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

「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耶。詎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按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仞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

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列子』周穆王第三)

※、子產強辨……「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況良醫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體、

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春秋左氏傳》昭公七年）

（台灣・明道管理學院助理教授）